

智慧与雄心的隐秘追求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之“蛇”与“鹰”的隐喻意味

桑 大 鹏

(三峡大学 文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2)

[作者简介] 桑大鹏(1968-), 男, 湖北公安人, 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摘 要]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通过叙写摩尼教新教人物查拉斯图拉的精神生活和灵魂独白, 用蛇与鹰、蛇力与鹰力隐喻了人类精神中两种最高贵的倾向: 智慧与雄心。此二者的交融是全书意义的逻辑起点, 并回应着西方哲学史上以知识与力达成人类自我拯救的永恒主题。而之所以用蛇与鹰命名人类本性中的智慧与雄心, 原是印度智者受鹰、蛇之原始图腾崇拜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蛇; 鹰; 智慧; 雄心; 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3-0353-05

—

在尼采名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有两种最基本的哲学意象, 学术界向来没有引起重视, 即鹰与蛇。笔者统计, 其中鹰的意象出现 22 次, 蛇的意象出现 24 次, 它们有时同时出现, 有时又单独出现, 都各具独特的隐喻意味和指谓功能。尼采向来善于用奇特而怪诞的意象进行哲学的道说, 如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他就用了魔术师、术士、神父、乞丐、影子、跛子、痴呆者、驴等表达其深邃而奇异的思想, 完成哲学的隐喻, 但鹰与蛇的意象出现频率却是最高, 何以如此? 笔者拟于此打破学术界长久以来的沉默, 作一些抛砖引玉的思考, 以就教于方家。

本书《序章》开篇写道:

“当查拉斯图拉三十岁的时候, 他离开他的家和他所住的湖边, 到山里去。在那里, 他自得和孤独, 十年不倦。但最后, 他的心情变了, 一个早晨, 他与紫色的曙光一同醒来, 他走到太阳面前向着它说: ‘你伟大的明星哟! 假使你没有你所照耀的那些人们, 你的幸福是什么呢! 十年之久, 你到这里, 我的洞府里, 假使不是因为有我, 我的鹰和我的蛇, 你将倦怠于你的光明和途程了吧。但是, 我们每晨期待着, 你从你取得了你所充溢的, 因此也祝福你。’”^[1] (第1页)

《序章》的结尾又如是说:

“当太阳当午的时候, 查拉斯图拉自己说了这些话。随后他搜寻地睇视高空, ——因为他听到在他上面一只鸟尖厉的叫声了。看哪, 一只鹰回翔在空中, 它上面悬挂着一条蛇, 但那不象是俘虏, 却象一个朋友! 因为它盘缠回绕着鹰的脖子。这是我的动物, 查拉斯图拉想着, 心

里很快乐。‘太阳下的最骄傲的动物和太阳下的最智慧的动物——它们出来侦察陆地。它们要知道查拉斯图拉是否仍然活着。真的,我仍然活着么?我看起来,在人们中间,比在动物中间更危险;查拉斯图拉正走着危险的路了。让我的动物引导着我吧!’”^[1](第20-21页)

当然,将这两段话从全书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孤立的分析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导致意义的失真。不过笔者这里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即本文的读者都已读过尼采此书,熟悉这两处的具体语境并已作了相当深入的思考,如此,读者当能原谅笔者这种轻率的剥离并进一步原谅我被引发的如下联想: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到古代非洲、南美等地的山地丛林民族曾以鹰(衍生而含兀鹫)、蛇(衍生而含大蟒)为自己种族的图腾,从而建立起了种族和个体与此二物之间的亲缘认同关系。我国聚居于湘鄂川黔一带的土家族其图腾崇拜中就既有白虎崇拜,又有蛇崇拜,蛇崇拜一系主要聚居于渝黔交界处的秀山、酉水一带。

这种联想与查拉斯图拉的鹰、蛇有何关系?明白的说:确乎暂时没有。这种联想不仅如漂浮于水面的油一样无法深入事物的本质,更有如断线的风筝,有滑脱掌控、游离主题的危险。因此我们还得回到文本,回到查拉斯图拉。

二

据本书的背景资料显示:尼采所描写的查拉斯图拉是一个波斯的隐修士,在山洞中有十年的隐修,每天清晨,查氏面对明澈而鲜洁的太阳祈祷、呢喃、餐吸,以太阳的光辉驱遣心智的愚暗,“自得而孤独”。

凡熟悉古代中亚一带文化传统的人当能知道古代印度的佛教密宗渗透到中亚地区,与波斯本土的摩尼教结合,深刻影响了波斯人民的精神生活。摩尼教又称为光明教,此教将宇宙万物解释为是由光明与黑暗构成,人生的使命就是通过艰苦的修炼过滤掉黑暗部分,成为纯粹的光明,因此光明、太阳是此教的崇拜之物,一项经常的修炼活动就是在静修中将自己想象成太阳,或面对太阳饮其光明,以此激发、唤醒和扩展生命本性中的原初光明,直至成为光明本身。随着印度教和密宗历史性地渗透,修士们接受了此二教中的瑜伽术,瑜伽术中一项重要的修炼技术即炼气,此术颇类我国道教的气功,(当然有明显的差异。)瑜伽术基于一种基本的人体气脉理论,认为在人的外生殖器和肛门之间的会阴穴是人体真气蛰伏的原点,印度瑜伽士们为此种隐秘蛰居的真气冠以一个神秘的名称:“冠打连尼”,汉译“蛇力”,意其既像蛇一样蛰居于人体的幽隐之地,又可通过瑜伽术有意识的控制使之如蛇一样游行于人体,其主要游行轨道就是任督二脉(类似道教的小周天),简单地说,督脉(又称中脉)即人体背面的脊椎骨一线,起于会阴穴,经尾椎穴、命门穴(两肾之间的脊椎骨处)、大椎穴(两肩之间的后颈处)、止于百会穴(即头顶,又称梵穴);任脉即人体正面的中间一线,起于百会穴,经印堂穴(两眉之间)、人中穴(鼻沟)、膻中穴(心窝)、脐中穴(肚脐)、丹田(脐下一寸三分处)、止于会阴穴。

经过一代代瑜伽士们千百年的隐秘修证,一种共同的体验被描述出来:当蛇力沿督脉行至百会穴时,心灵中一种清静而深广的直觉智慧便被激发,此种直觉智慧能够不经过逻辑思辨的道路而直透事物的本质,梵穴之“梵”本来就是“清静”、“深广”之意,居于人的阴湿之地的蛇力由于人的利己主义本能而时刻显现为阴鸷、猜刻、狡诈的智力倾向,名之为“蛇”,原也十分恰当,蛇力就其原始意涵而言,其实是对人的利己主义心智的描述。瑜伽术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此原始蛇力引至梵穴,用梵的清静洗其阴鸷,以深广泯其狭隘,转小我的利己主义为无我的利他主义,当瑜伽士摒除了狭隘的“我执”而达于“无我”时,他会体验到于万物间自由往还的秘意,直觉智慧因此发生,而蛇力,也因此而转化为一种具有阴柔意味的智慧和美的性质。密宗认为,这代表了人性中的母性,也是蛇力就其本性而言能够被开发的最深底蕴。

蛇力继续前行,沿印堂而下,抵膻中,开始发生另一次质变:由于人的心间集中了所有的欲望、追求、谋划,蛇力行至此间,种种欲望、追求和谋划所隐含的精神力受清静的无我智慧的濡染,一变而为恢弘的雄心、壮志、崇高感和随时准备行动的力量,恰如翱翔于云天的雄鹰,具有冲决霄汉、俯瞰苍生的气概,因

此瑜伽士们以“鹰力”名之,蛇力转化为鹰力,而蛇力之具有阴柔意味的智慧和美便一转而为具有阳刚意味的力与崇高。密宗认为,这代表了人性中的父性,是蛇力遇合人的欲望之后的形而下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瑜伽士们的体验与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对于人性的理解颇为相合,按照古今哲人们的理解,则人性中本具阳刚与阴柔、父性和母性、智慧与力、崇高和美,或者利己主义的阴鸷没有经过梵的洗礼而无所顾忌的流露,只是在具体的个体身上,这诸多元素的强弱显隐不同,因此人性的现实表现乃千殊万类。

蛇力继续下行,至丹田部位时,与五谷之气遇合,起到一种调养五脏,维持肉身健康的功用。当蛇力重返会阴时,经过多次否定之否定的此种真元之气再也不可能如先前无知无觉的阴伏,却是归于某种宁静深远的幽息。至此,蛇力走完了一个循环。

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蛇力意味着某种周流不息、运演无穷的智慧,鹰力则意味着雄心和力量,蛇力比鹰力更基本,鹰力起于蛇力,但是蛇力智慧的实现者,蛇力(此处的蛇力指经过梵的洗礼后具有无我智慧色彩的蛇力,非初居于会阴的原始蛇力)和鹰力作为超越的人性、作为圣者人格均不可或缺。

因此,《序章》中两处提到太阳、蛇、鹰,应深含某种宗教隐喻意味:“太阳”意象应是摩尼教传统“光明”崇拜的产物;“鹰”、“蛇”意象则是密宗瑜伽的理念,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大约是摩尼教经过革新、吸纳瑜伽术之后的结果,查氏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摩尼教新教人物。他“与紫色的曙光一同醒来”,表明查氏坚持了摩尼教光明崇拜的传统,即便睡梦中也没有忘失;当他强调“我的鹰和我的蛇”、“这是我的动物”时,我们清楚的感受到了查氏是将“鹰”与“蛇”作为“我”的内在属性来表述的,外在的、作为生物的鹰与蛇不过是这种内在属性(鹰力与蛇力)的投射和隐喻;文中又说:“一只鹰回翔在空中,它上面悬挂着一条蛇,但那不象是俘虏,却象一个朋友!”,表明在这隐修者的心灵中,鹰力与蛇力已达到毫无冲突的和谐统一;而当查氏怀着快乐的心情赞美这“太阳下的最骄傲的动物和太阳下的最智慧的动物”时,我们似已领悟到查氏将摩尼教和瑜伽术统一起来,也就是将智慧、雄心的陶炼与对于光明的追求融通为一的境界,正是基于这种境界,查氏才满怀信心地说:“让我的动物引导着我吧!”亦即他放心的信任着自己的圣者本性,相信自己的圣者本性必然将自己引向光明直至成为光明本身。

三

当我们的视野越过《序章》而检阅整个文本,发现尼采在多种意义角度使用鹰、蛇意象以完成其哲学的道说,他甚至不惮于使用蛇的原初意义以表达他对人性的思考:《苍白的犯罪者》一节写道:“这种人是什么?他是疾病的集团;这些疾病凭藉他的精神在世界上伸长着:它们想在那里寻找赃物。这种人是什么,扭作一盘的许多野蛇,在它们中间没有和平,——所以它们分窜前进,在世界上寻求食物。”^[1](第39-40页)这里,尼采在一种原初的即负面的意义上用“野蛇”隐喻了那种病态的贪婪人性,被这种贪婪控制的人因没有进行道德的升华,没有经过梵的洗礼,而表现为一种原始的利己主义本能,一种阴孽的人类心智。尼采如此使用蛇之意象,一方面是对蛇之本义的显示,丰富了蛇意象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其负面形象的展示让读者反观自我内心的丑陋,从而升起自我否定的力量,转利己主义的阴毒算计为无我的微妙智慧,走向蛇力的正面价值。在《幻象与谜》一节里,尼采以对一个幻象的描写表达了他对人的这种精神转化的一种预期:“我见一个青年牧童挣扎、哽咽、痉挛,有一条重而浓黑的蛇从他的口中垂下来。……,我用手去拖这蛇,我拖着:——枉然!我的手不能把它拖出牧者之喉。于是一个喊叫从我口里爆发出来:‘咬吧!咬吧!咬去它的头吧!咬吧!’——我的恐怖,恨恶,厌弃与怜悯如是喊,我的一切善恶异口同声地从我口里喊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幻象,一个预象:——我在这比喻里看见的是什么呢?谁是那迟早要来的人呢?谁是那蛇悬口外的牧者呢?那忍受最黑暗最痛苦之物的是谁呢?但当我叫喊、劝告了他,这牧童便咬,他猛烈地咬!他将蛇头吐得很远,并跳起来——他不再是一个牧者,也不是一个人。——他变形了,面目顶着圆光,他笑着!土地上任何人不曾如他一样地笑过。”^[1](第104

195页)这一虚拟的幻象极为典范地预设了人通过否定利己主义的毒蛇(蛇力的原初意义)达到精神升华的过程,经过这种自我否定,“他不再是一个牧者,也不是一个人,他变形了。”——人变成了“超人”,“顶着圆光”——“圆光”是宗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圣者身上特有的圣智的光辉,表示智慧明澈,心地纯净无污染,因此是一种内发的光明。这正是摩尼教圣者追求的境界,尼采认为,凡获得了这种智慧光明的人都能升起永恒而纯净的快乐,享受到蛇力正面的积极的能量,感受到内发的光明智慧带给他的无上幸福,因而,“他笑着!大地上任何人不曾如他一样地笑过”!

尼采对鹰意象的意义使用不像蛇意象那样有一个转化过程,而是显得直接而单纯:他的“鹰(力)”始终是象征着雄心和征服的力量(有时也象征高傲,其实这是雄心和力量的人格美的表现)。《重力之精灵》一节中说得非常明了:“我现在是:食着天真的东西,并切望奋飞,我到一切之外;能说这本质中没有鹰之本质么!”^[1](第239页)“鹰之本质”正意味着奋飞和征服的雄心。查氏之内在的鹰力意义于此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尼采在《新痊愈者》一节中借助于查氏所作的内心独白最为发人深思:“我所缠绕着的因果之纽带循环着,——它创造了我,我自己属于永久循环之因果律。我与这太阳,这大地,这鹰,这蛇,重新再来,——但不是一种新的生命,或更好的生命,或相同的生命;我永远成为这‘一致而同己’的生命重新再来,在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事物之中再来教人以万物之永远循环!”^[1](第279页)在这里,查氏将自己提升到了与宇宙运行规律同一的层次——“我自己属于永久循环之因果律”,“我”(超人,即查氏自指)不断的重新再来,但不是以某种具体的生命形式,而是永远以“一致而同己”的形式即“永久循环之因果律”重新再来,来临于“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事物之中”,通过万物的生长死灭让人们领悟宇宙万有的因果循环。有意味的是,尼采将鹰、蛇与太阳、大地并置,共同参与这“永久循环之因果律”的运行与领悟,使鹰、蛇如同太阳和大地一样具有了参与“道”之演化的资格,并承担着领悟“道”(宇宙永久循环之因果律)的任务。鹰、蛇至此显露了其最深的哲学隐喻意义。

因此,鹰与蛇、雄心与智慧的交融不仅是《序章》的隐秘核心,也是全书意义的原点。站在这一起点上反复玩味此书,我们发现此书的每一章、每一个故事几乎无不叠映着鹰与蛇的投影,回荡着雄心与智慧和声,不同的论题只是在不同的视角反复回应着这一潜在核心和意义原点,是鹰、蛇的精神旨趣不断向人性、历史、文化的深部波荡扩散和变形幻化的结果。即以其中著名的精神的“三种变形”而论:作者认为超人的精神成长会经历三种变形从而达到三种境界,即骆驼的负重,狮子的拼搏和婴儿的纯真超然。这三种境界作为依次递升的精神成长历程,其实是智慧之引导和雄心之征服的结果,亦即只有在鹰力与蛇力、智慧与雄心共同作用下才能开启超人的精神旅程,迎来人的生命的新境界,其余各章均可作此思考。而在另一层面,尼采的鹰力与蛇力之喻还回应着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自我拯救的永恒主题:“知识与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鹰力与蛇力之说其实也是知识与力的隐喻表述,只有唤醒人的内在的鹰力与蛇力,进行知识的创造与力的张扬,才能达成人的自我拯救。限于篇幅,此不赘。

四

至此,笔者似可回到开篇的联想并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瑜伽士们要以“鹰”、“蛇”命名人性中的这两种圣性而不以其他名之?我想,这涉及到原始思维以及集体无意识问题。

人类学家们早已证实:任何民族在其童年时期必然要经历图腾崇拜阶段,而图腾的选择又与这一稚嫩种族其所在地域的生物样态密切相关。在多样化的生物种属中,幼弱虚怯的群体一定会选择那些超越人力控制而具有神秘能量的生物作为自己种族的图腾,以期从与这图腾的亲缘认同关系中获得图腾的神力,确保种族和个体的生存发展。因此,鹰、蛇、虎、豹、狮、狼、巨蜥、巨鳄等物种都曾被与其生活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种族认作自己的图腾,世界各地莫不为之。如此,我们便毫不奇怪何以土家族的某一支系与南美丛林某民族均选择了蛇图腾,也完全可以理解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某些民族与南美丛林某些

民族都趋向共同的鹰、蛇选择,原是其猛厉与慧黠相比于其他生物给这些民族以更大的生存智慧的启示,因而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并在一种幻觉化的精神交流中仿佛确实获得了某种神秘的能量,图腾的心灵抚慰功能因此成为现实。

但是,图腾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种族一旦选择了某个图腾(其实图腾的最终确定也是这一种族与图腾之间长期精神互动的结果),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史的长河中,图腾被这一种族中的无数个人顶礼、膜拜、敬奉、祈祷、观想、谈论,围绕图腾形成充满各种禁忌和忌讳的生活方式,每一次针对图腾而来的心理和行为动作都在强化了图腾的神秘能量、神秘暗示力和影响力,如此而使图腾终于成了隐秘地建构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这个集体无意识原型既是这一种族前期历史的沉积,又依然向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展开。它作为民族的精神宝库与时间、历史互动,里面记载了这一种族所有的灾难、创伤、荣辱、幸福以及希望和理想,以一种神秘的启示力和感召力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个体,使得每一个个体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成为图腾的现实化身(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总是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当个体以某种特殊的仪式观想或思虑着图腾时,他也就是在与自己种族的以往全部历史秘密对话,从而被自觉的摄化于图腾的精神能量场中,图腾之名称或实物符号实则是这一种族的全部历史、智慧和意志的精神语码,符号与意义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瑜伽士们之所以以“鹰”、“蛇”命名心灵中的两种圣性,除了此二种圣性能够引导人们进行指向鹰、蛇的相似联想外,深层原因便是创立瑜伽术的印度智者有意识的借用了鹰、蛇的图腾力量,这样,瑜伽士们在进行瑜伽观想的时候,就能将自己摄化于鹰蛇关联着的集体无意识,亦即将孤立的个体汇入人类的精神之流,汇入某种原始而普遍流行的真实,完成小我的泯灭和大我的引生。

[参 考 文 献]

[1] [德]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M].楚图南,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何坤翁)

Hidden Pursing after Intelligence and Great Ambition

SANG Da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anxia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ANG Dapeng (196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Sanxia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rt theory.

Abstract: hrough describing narrate Mormonism Protestantism Zarathustra's spiritual life and soul monologue, Friedrich Nietzsche metaphor two of the best exalted tendency in spirit of mankind: intelligence and great ambition. in *Thus Spoke Zarathustra*, using snake and hawk. Their mingle (be in complete harmony)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whole book, which responded the theme of using knowledge and strength saving mankind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reason why it use snake and hawk denominating mankind nation intelligence and great ambition, lies int Hinduism sage's primitive totem adoration.

Key words: snake; hawk; intelligence; great ambition; totemism